

少年绘

少年文艺类青春正能量
幻想系列精品图书

JING
CHENG
YISHI
LU

京城异事录

○京城异事录

下卷

重逢吧

为了更加美好的

不过都是

每一次暂时的分离

香小陌

XIANGXIAOMO

著

2015

北京人民出版社

京城异事录

(下卷)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
京城异事录: 全2册 / 香小陌著. —北京: 世界知识出版社,
2015. 11

(少年绘幻想系列精品图书)

ISBN 978-7-5012-5080-6

I. ①京… II. ①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70821 号

-
- | | |
|-------|--|
| 书 名 | 京城异事录 (下卷)
Jingcheng Yishilu (Xiajuan) |
| 作 者 | 香小陌 |
| 责任编辑 | 余岚 刘喆 |
| 责任出版 | 赵玥 |
| 责任校对 | 张琨 |
| 出 品 人 | 赵雷 |
| 总 策 划 | 紫总 风似月 |
| 封面设计 |  金精设计室
JINGCHENG DESIGN STUDIO |
| 设计总监 | 刘萍 |
| 执 行 | 闫迪 |
| 封面绘制 | 吟子 |
| 插图绘制 | 吟子 |
| 出版发行 | 世界知识出版社 |
| 地址邮编 |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(100010) |
| 网 址 | www.ishizhi.cn |
| 经 销 | 新华书店 |
| 印 刷 | 北京嘉业印刷厂 |
| 开本印张 | 710x1000毫米 1/16 16印张 |
| 字 数 | 304千字 |
| 版次印次 | 2015年12月第一版 2015年12月第一次印刷 |
| 标准书号 | ISBN 978-7-5012-5080-6 |
| 定 价 | 59.60元 (上下卷) |
-



目录

第八话 幻情塔

- 第五十三章 青铜战争 2
- 第五十四章 六神菊花 6
- 第五十五章 灵箭穿心 11
- 第五十六章 龙凤相争 16
- 第五十七章 误入兽峪 22
- 第五十八章 幻海情天 27
- 第五十九章 灵蛇出渊 38
- 第六十章 不相为谋 42

第九话 千年传说

- 第六十一章 真龙太子 50
- 第六十二章 九爷归来 56
- 第六十三章 金环蛇舞 61
- 第六十四章 九子传说 66
- 第六十五章 千年等待 72
- 第六十六章 洗礼 77
- 第六十七章 以假乱真 82

第十话 灵火渊

- 第六十八章 上门交易 90
- 第六十九章 拔河 94
- 第七十章 狭路相逢 99
- 第七十一章 针锋相对 104
- 第七十二章 隔岸相逢 108
- 第七十三章 烈焰焚池 114
- 第七十四章 水火相容 119
- 第七十五章 一路同行 123



目录

第十一话 桃源杂记

- 第七十六章 高手过招 130
- 第七十七章 龙鳞标记 136
- 第七十八章 逆流之汐 139
- 第七十九章 百丈高崖 145
- 第八十章 天外来客 149
- 第八十一章 立地成佛 155
- 第八十二章 将军如玉 160
- 第八十三章 一诺千年 166

第十二话 决战神都

- 第八十四章 另寻他途 174
- 第八十五章 清理门户 178
- 第八十六章 九宫守卫 184
- 第八十七章 锦盒妙药 188
- 第八十八章 离音绕梁 195
- 第八十九章 父亲大人 200
- 第九十章 灵王之眼 208
- 第九十一章 河清海晏 214

第十三话 人间夜话

- 第九十二章 礼物 220
- 第九十三章 重逢 225
- 第九十四章 龙井 230

番外

- 第一篇 在回忆中行走 236
- 第二篇 主角温馨日常三十问 246

第八话

幻情峪

第五十三章 青铜战争

大战来临，血色天光。神都上空五彩神鸟凌厉地凄鸣，叫响战斗的号角。

大群鬼车瞪着殷红色吊眼，在卫兵集结的城楼墙头盘旋，嘶叫。

神都城內调动起骁铁营的大批青铜甲士。那些铜人迈着沉重步伐趟过御道长街，向南城方向集结。

青铜甲士依据武力值划分阵营。初出炼炉的铜人，叫作“力士”，力大气粗，一般是拎根儿长矛在各个衙门口的门前站岗。在营中被训练过三五年，能打能杀的铜人，就叫作“金刚”，负责环城驻扎守卫。再往上，那些在深牢大狱或者各处捉拿镇压灵兽的铜人，是青铜“灵甲兵”，额上贴了灵符，拥有无穷神力，就属于二代升级开挂版本。楚晗当初在大理佛幢内看到的、与小千岁搏斗得很厉害的铜人，就是这类灵甲兵。

楚大人和房大人怀揣指挥使令牌，驾取英招，很容易就调集了青铜金刚部队，呼应着其他队伍沿街而行，向着永定门方向来了。

他们俩的心思当然不在守城打仗。

城里到处是守卫的铜人，城楼上也是铜人兵，上哪儿去找沈公子？

楚晗对房三爷说：“承鹤既然是活人，就应当有活人味道。你能闻出来哪个铜人冒人肉气？”

房三爷摇头：“刚才从骁铁营带队出来，我就闻了一遍，都是铜臭气，哪有人肉气息？”

向着城防进发的整齐的青铜大军，都是铜头铁甲模样。那些甲士个个都套着沉重的大头盔，五官模糊，千人一面，完全看不出哪个长得像沈公子。周围都是鬼卫校官，鬼车在空中盘旋，耳目众多，也不方便让各小分队来个点名报数，一二三四，问有没有名字叫沈承鹤的？

楚晗凭借目力拼命扒着看，放眼望去，觉着哪个都不像鹤鹤。铜人们都长得太丑了，肢体蠢笨五大三粗，承鹤有这么难看吗？好歹也是身高腿长眉目俊朗一个帅哥。再慢慢扒拉找人已经来不及。

大批铜人涌上墙头，或者涌上护城河边，准备开仗。

南面城郭的护城河两侧旌旗飘飘，号角震天，双方兵马都在震天动地号叫。

楚晗从城墙上望下看去，惊讶地发现，河对面那支所谓的叛军队伍，也是阵营齐整，相当威猛，看起来跟神都的青铜大军没什么两样。

对岸攻城的也是一拨青铜人，有身躯庞大的魔域犀角兽压阵，拖着沉重的投石战车。人头马英招在阵地上颇有威仪地行走，挥洒英武强壮的双翼。

楚晗望着漫山遍野的青铜大军，喃喃道：“太壮观了……这能是九殿下率领的‘叛军’？”

房三爷实话实说：“我家小王八应当没这个本事。”

即便有领兵为帅的能力，恐怕一时之间也召集不到这么多人马呼应。然而叛军阵营里，真真实实打出“澹台”的旗号。正中方阵聚集着许多灵兽英招。这又怎么回事？

叛军阵营里一只犀角兽站起来，操纵投石器，一个巨大的石块抛向空中。

房三爷眼明手快搂过楚公子，护在身后，往城楼柱子后面躲。房上鬼车急停转弯闪避，那个大石块削着永定门城楼就过去了，直接砸塌一片琉璃瓦，瓦砾坍塌四溅！

一场铜人大战就这样触发。

神狩界的青铜人打仗，与古时传统的攻城战役大同小异，伎俩都差不多。双方一上来都试图以声势降服对手，互相抛掷大石块各显声威。

“哗啦啦——”一大堆石块抛向叛军阵营，砸趴一大片铜人，断胳膊断腿。

“哗啦啦——”又一大堆石块，被投石器抛回来。好像还就是刚扔下去的那些玩意儿，又被抛上城楼。城墙雉堞纷纷坍塌，砸出缺口。有些铜人被砸断脖子。

第一波巨石阵攻击过后，第二波开始互射箭阵。

楚晗发现，铜人甲士的箭与普通羽箭不同，箭头金属闪烁卓然的光芒。他们称其为“射灵箭”，可以同时抵御铜人和灵兽。一时间城上城下羽箭如蝗，你来我往，天上飘的都是箭。大鸟鬼车们吓得掉头就跑，躲避往来的羽箭。

这批箭阵过去，第三波是不是就要架云梯攻城了？

楚晗既不愿心甘情愿指挥手下对付澹台叛军，可也不愿看到叛军毁坏眼下这座完整的神都城墙。内心深处，他是两拨都不愿打，他对这座城有特殊情怀。哪怕它并不是现世中存在的、他生活过的京城，这座镜像复制品却又更像他心目中那座古老的城市所应有的模样。他千万个不愿意让神都毁坏在攻城略地的战火中，让繁华仙境般的神界陷入连绵争端。

楚晗站在城楼上观战，忍不住说：“怎样能挡住叛军攻上来？”

“他们好像要架桥过河，护城河也挡不住了！”

房千岁低声道：“只能让护城河涨水，让他们架不起这个桥。”

让护城河平白涨水？这事儿只有咱家千岁能办到了。

房千岁骑了廖大人的灵兽英招，瞬间从门楼上腾空而起。

他一挥袖子挡掉飞上来的几道射灵箭，宝蓝色袍子罩住胯下神骏，驾着英招冲向城外河道。

守城的和城下的两拨人都没看清楚。房大人投河姿势太帅，“唰”一下就趟下去了。

河道翻起一股巨浪，雪白浪花向两旁涌去。只有楚晗清楚地知道，那是小房子又使出某一路的水系大招。片刻之间护城河水猛涨。城头乌云密布，山雨欲来，汹涌的水波向着城外阵地就去了。

房千岁驾着英招破浪而出，展翼飞上墙头。

英招如有神助，也是因为换了个比较神勇的新主人。坐骑都借了主人的威风，气势就与之前驮着草包廖无涯不可同日而语。这头英招三蹄攒在一起立于城楼一块高台之上，另一条前蹄颇有威仪地抬起，抖开鬃毛发出一声啸叫，灵光四射。

气场帅呆了。

城外叛军一下子被逼退好几里地。

有些来不及退却的铜人，被大水卷走，估摸从京城一路做极限漂流到白洋淀去了。

守城鬼卫们也从来没见过，某位廖大人能有如此神武天威的表现。一准是在指挥使后宫被窝里吃药吃多了，今天开外挂了。

然而大水只延缓了敌方片刻的进攻。不一会儿，叛军又想出难缠的新招数。

对岸敌军开始使用火攻！

如蝗的射灵箭攻向城楼，带着引燃的火药棉絮。火能克金，城上许多铜人中箭乱跑。

随后，那些犀角兽又开始往投石器上装火轮，掷上城墙，这是要烧城？

英招被火逼得撤回城楼内，房千岁用袖子挡住烟火，气得大骂：“混账小王八，谁让你放火！”

城墙上有些地方冒起黑色烟柱。原先就被石块砸出缺口的那些部分，成为城郭上容易被叛军突破的薄弱地方。敌阵的巨兽就要架云梯准备攻城了。

“不能让他们攻城！”楚晗心里急。

“这些铜人甲士里，说不定就有承鹤，也不知道这人混在哪个校尉率领的小分队里！”楚晗吼道。

右安门城墙附近某个缺口上，两拨铜人短兵相接，攀在墙上掐成一团，鬼车在天上助阵。

房千岁极为怕火，抱住楚晗躲在城楼内，仍然被浓烟熏得涕泗横流。这人双眼红肿简直像在哭，看起来挺可怜。

楚晗拿毛巾打湿水给小千岁捂着。

他牵挂承鹤，又心疼小房子：“你快走吧，找个门洞躲一躲！我留在这里，或许还能找到承鹤。”

楚晗其实担心如果叛军攻上城楼，会伤及混在本方部队里的沈公子。短兵相接难保不伤及无辜。

房千岁盯着远处冒烟的城墙缺口上混战成一团的铜人阵，突然说：“姓沈那小子，怎么会跑去那种地方冒死御敌。”

小千岁又说：“楚晗，如果你是沈公子，你现在会怎么做？你往哪儿跑？”

楚晗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房千岁道：“沈公子只要脑子没进水，就不会上城楼守城御敌。这小子一贯胆儿忒，又贪生怕死，见风就倒，这时候断然是拼命往后躲，往别处跑，能躲多远就躲多远。”

小房同学每次提到沈公子，必然毫不留情地狠狠黑一把，一股很瞧不上眼的口吻。

可是小千岁对沈公子的若干字总结，相当精辟。果然局外人看得清，让楚晗一下子醒悟。“贪生怕死胆儿很忒顺风倒”的承鹤，肯定不是冲杀上阵，而是掉头跑路。这小子多惜命啊。

房千岁十分笃定地说：“咱们不用管城墙上掐架的那些敢死队，就往后方顺着找，看哪个铜人倒退着跑路，临阵脱逃，或者直接向敌人磕头求降，八成就是你要找的人。”

楚晗：“有理……”

他们俩冒着纷飞的烟火，沿着城墙往远离缺口战局的方向跑去，追逐逃兵。

满眼人太多了。

这么找太慢。

而且只是他们单向地寻找沈公子，那个大箩筐估计到现在还不知道，他的同伴们早已追随他过到神界，到处也在找他。

楚晗瞄一眼天上盘旋的鬼车：“让那几只鸟帮我召唤承鹤回来。”

他吩咐房三爷：“抓几只鬼车下来，要活的！”

他随手扯下墙头几幅战旗，铺在地上。他就跪在地上，用炭笔在那些旗子上写下许多醒目大字……

一会儿工夫，城墙上数只鬼车腾空而起，重新放飞。

城上城下人纷纷抬眼，困惑地发现那几只鬼车脚爪上扯着大旗。每幅旗帜上都写了两行看不太明白的字：承天驾鹤降灵域，六神菊花速回家。

仓促之间，楚公子只能想出这样一句不伦不类的暗语，让承鹤一看就知道，他来找他了。那个从小玩儿到大的典故，天知，地知，他二人知，再没别人知道了。

城下有人向鬼车射箭。一支灵箭引燃了写满字的大旗。

楚晗在漫天飞舞的火星中一把扯掉蛇皮面具，什么秋水湘妃泪痕妆的，全部揭掉，露出本来面目，也不顾是否暴露他身份。

他趴在城墙一处堆堞后面，伸脖子往下看。

这道城墙下面，也有几个铜人。其中一个铜人打翻了另一个，粗暴地踩着同伴脑袋，就要往城上爬。

那个铜人顶着沉甸甸的大头盔，粗手笨脚地踩着缺口往上爬，一抬头，视线恰好也对上楚晗。

楚晗：“……”

铜人：“……”

铜人仰天再次看看燃烧起来的“六神菊花”大旗，突然向楚晗疯狂招手。

楚晗都不敢相信，看铜脸也认不出这人谁啊，那一刹那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什么，也向对方挥挥。

墙缝里长出几丛荒草野花，在风中摇摆。那个笨笨的铜人吃力地攀到一半，灵机一动，摘了一朵在寒霜中已经枯萎的野菊花，实在没处摆，顺手就插自己头盔顶上了。

楚晗眼眶一下子湿润，语不成声，大叫着喊身后的人：“那个铜人，那个铜人！”

“那个头盔上插菊花的铜人一定是鹤鹤！快把他捞上来啊！”

房千岁来不及骑上灵兽座驾，跃出雉堞，飞身而下。

房千岁一把抓住攀在城墙外沿上那个铜人，就一手抓着铜人腰上的铜带扣，将人拦腰生生提了起来。他另一只手粗暴地楔入墙缝，撑住两人的重量。

炙热纷飞的烟火中，房大人的头发散开，风中飘扬，提着那个大铜人一步一步攀上墙头。

第五十四章 六神菊花

叛军正在攻城，外墙上一片混乱，敌方我方都有，已经分不清谁是哪一拨的铜人。

他们完全暴露在攻城炮火中，城下向这边发射灵箭。房千岁头一偏，一支带着火棉的箭镞楔入墙缝，只有几寸之距。许多火箭持续向房千岁射过来，但他没有撒手，仍牢牢抓着手救下的铜人，半道丢下去就要把人摔死了。

楚晗在城头被火熏得眼球疼痛。他拼命伸出手，距离太远够不到那两个人。

铜人大头朝下地坠着，还牢牢抱住房三爷的腿，恐惧地号叫：“救命哇！老子真的好害怕啊！”

一支火箭在半空中被什么东西“砰”地击中，改变方向，坠落下去。

楚晗惊异地看到，又一支火箭在几乎要射向小千岁的刹那，被看不见的武器精准击落，就在毫厘之间，惊心动魄。

房三爷也注意到了，扭头看向遍地的铜山火海。烟尘太大，看不清，没找见是谁

发的招。

楚晗猛然醒悟，超远距离射中灵箭改变方向的，只有狙击子弹了。

有人在暗处开枪支援他们。看这彪悍的枪法，楚晗觉着就是老七同志。但他完全看不见对方猫在哪里打枪，只猜测他的同伴一定在附近。

房千岁最后一步迈上墙头，顺势将手里沉甸甸一个活人掷到城内。

铜人重重摔在台阶上，砸碎几块青石板，嗷嗷号叫：“姓房的，你想摔死老子啊！”

楚晗：“……”

这时候都顾不上这铜头铁脸的蠢货嘴里骂些什么，骂天骂地骂他八辈祖宗楚晗都不会介意。他被烟熏火燎，又因为过分激动，眼睛通红肿胀，特别想哭。

房千岁跟着从墙头跃下，摔了摔手上衣服上的灰土。

铜人回头瞧见子然而立斜眼瞄他的房千岁，突然回过味儿来，又唔哩哇啦改口：“不不不，房大爷，千岁爷爷，老子骂的不是你，老子可不敢招惹你！不然指不定什么时候又被你下了降头，掉到阴间地府十八层地狱了！吓死老子了啊，呜呜呜呜……”

房千岁从鼻子里哼出一声：“吓死了还不闭嘴安静些？喊得太大声也会掉黑洞里，你不知道吗？”

铜人果然乖乖闭嘴不喊了。

楚晗与房千岁这时仍然是锦袍鬼卫打扮，蛇皮揭掉后都露出真脸。

他扑上去把铜人脑袋上那个沉重累赘的头盔拿掉，满脖子烟灰、黑头土脸的沈少爷，终于露出本来面目。

沈公子还战战兢兢坐在地上，不敢认眼前人，瞪着楚晗，眼角处涌出大颗大颗泪珠。楚晗长发垂肩，白脸上染着烟尘，上前抱住沈公子的头。

隔世重逢，经历这许多磨难，他眼泪就流下来。

沈承鹤“哇”一声号啕大哭，嗷嗷地，声嘶力竭地，可委屈了。他抱着他的楚晗，终于遇见上辈子的亲人，抱定再不敢撒手，鼻涕眼泪都蹭到楚晗怀里。

房千岁在一旁默默围观，终于忍不住了：“你们换个地方再哭，这里都是鬼卫和铜人。”

攻城大战进入狼藉残局，看样子不打到天黑也不会休战。西山山脉被城头的火焰映出一片红光。

房千岁领着他们溜下台阶转进门洞，悄悄离开城防区域，临阵溜号了。

叛军是从南面打过来，南面城郭被围，显然是出不去了，只能往北面走。他们仍然取道进城时走的西便门，趁乱混出了城。三人骑乘两匹英招，楚晗身后坐着沈公子。沈承鹤死死抱着他的腰不放，恨不得把他腰带解开，直接俩人捆一起才踏实。

他们不确定九殿下那三人在哪里，是否就混迹在攻城叛军里。但那时远射开枪援手他们的，分明像是老七。

楚晗说：“我们不去找找小九他们？也许还在城里？”

房千岁说：“不用担心小九。他换了衣服遮了脸，早就带老七老八离开廖府，现在应该混出城了。我找地方把你们藏起来，再去找他。”

“小王八身上咸腥味儿重得很，十里地开外都闻得到他。”怕楚晗担心，房千岁补充道。

楚晗哼了一句：“你家九爷是揣了一筐龙腥草在身上吗？”

房千岁：“小王八不用揣那个药草，他自带一身腥气。”

楚晗：“小九才多大一个孩子，他有那个？”

明知楚公子是故意揶揄往事，房千岁抿住嘴角的表情：“你怎么知道那小孩就没有？他花花肠子也多着，不是个省油灯。”

楚晗：“昆明湖下面那只很俊的小母龙吗？”

房千岁不屑道：“不止那个！还有青海湖里一条四百多岁的母煌鱼，比他年纪还大。他跟人家玩儿得很好，以前每年都要约水下相会。”

楚晗忍不住乐：“姐弟恋，有出息。”

沈承鹤不停插嘴：“九爷是谁？他有哪个？”

“什么腥草？”

“那是什么东西？”

楚晗与小千岁皆笑而不语，当然不能告诉外人龙腥草的典故有何深刻内涵。

“喂，你们俩，别总把话说一半成不成啊？这后边儿好歹还坐个大活人！”沈公子受不了冷落。

房三爷骑在人头马上，横了沈公子一眼，眼神就是说：你小子再叫唤一句，老子让你滚下坐骑，自己腿儿着跑路。

沈公子靠在楚晗背上。楚晗身上自带发电发热功能，抱着真暖啊……

英招跑出几里地，沈承鹤又开始嘟嘟囔囔：“哎哟，老子不能骑马，老子屁股疼死了啊！”

楚晗哭笑不得：“你又怎么了？谁给你灌六神了？”

沈承鹤嘟囔：“你以为那个大魔头能像你对老子这么温柔，这么会体贴人！”

楚晗他们已知沈公子就是被指挥使大人做成假铜人，随后掳进翊阳宫，后来又发生什么，就是天知地知那二人知的一段狗血宫闱秘史了。

楚晗试探问：“指挥使大人欺负你了？”

沈承鹤噘着嘴，委屈着：“可变态了！那魔头就只差捏着鼻子给我灌壮阳丹荡情散那些玩意儿，拿我炼药啊，老子倘若再不跑，就要七窍流血被他搞死！”

楚晗又问：“他当初为什么偏要把你从北镇抚司救走，没有扔进炼炉？”

沈承鹤：“呃……看老子长得太帅了，没见过我这么英俊帅气的。”

房千岁冷笑道：“那个魔头说不准真心看上你了。你要是后悔，就下马回去找他，别跟着我们走。”

房千岁是巴不得姓沈的花心大萝卜麻利儿滚了，在这里碍手碍脚没眼力价儿，妨碍他与楚公子尽情谈天说地，畅快行走江湖。

“我可没打算回去找他！”沈承鹤低声嚷道，“大魔头身边左拥右抱，宠臣如云，他要我能干什么用？把老子做成相片贴他家宅子大门上，给他镇宅啊？！”

楚晗没有明说，心里在琢磨，惹是生非的小鹤鹤，你究竟把凤大人怎么样了，以致他那样恼恨你？你得罪了神都指挥使，趁着有口活气，快跑路回人间找爹妈吧。

沈公子自己也心虚耳热。他过到灵界这一趟，确实也没白来，能与指挥使大人一前一后坐着九头灵凤在神都上空观赏山景，他可是头一个，别人能有这“福分”？更何况俩人还在九头大鸭子上掐了一架，把凤大人的面具都给掀了，双方谁都没捞着多少便宜。

他也不好意思向他的发小招认，咱英明神武的沈大公子被大美男欺负了，细皮嫩肉都没保住，挨揍时哭得像个姑娘，多没面子！

从北镇抚司脱险之后，他被带进翊阳宫，关在深宅大院后堂一个房间里。蒙面美男又来过一次，还是不愿意露脸给他看，伪装成个五品黑衣校官逗弄他。那骄傲男子找各种借口威逼利诱，又仿佛很享受听他唠叨，喜欢逗弄他说话。

沈公子心中明白，蒙着脸将他拎出大牢的男子，就是那位姿容俊逸的红袍美男，曾经折辱过他，却又不愿轻易放他离开，将他捏在手心儿里不放……

鬼卫头子确实美貌，可惜这人性情霸道，下手凶残，绝非良善之辈。沈承鹤好歹也是个做爷的，终究还是不愿被掳为禁脔，不甘心在对方身侧忍辱偷生，因此逃了出来，这梁子越结越大了。

一路上人烟愈发稀少，四周渐渐呈现草原荒漠景色。

他们是出城往北，以灵兽英招堪比高铁动车的速度，估摸现在已经跑到包头了。草原上偶尔有成群的人面黄羊迁徙而过。天边白云悠悠，远山苍茫。

房千岁带他们向北而不是向南，也是因为自家帮派本部在北面，离自己地盘更近些。

日头落下，草原晚间愈发寒冷。房千岁从放牧黄羊的某三蹄灵兽那里借了一间蒙

古包，当晚歇息。

沈公子趴在毛毯上，裤子褪到膝盖，有一声没一声地哼哧，喊屁股疼。

楚晗也是略有愧疚，一时心软可怜这人，动手帮沈公子清洗疗伤。可怜的沈大少爷，后屁股都开花了。而且那位凤大人手段阴毒得很，找到他的痒穴，专门用弓弦弹他脚心的痒肉，真是又麻又痒。

楚晗：“你幸亏跑了，跑得对。”

“你就嫌弃我！”沈承鹤委屈含恨地偷瞟一眼那边坐的某人，“就姓房的小子厉害，他难道没有跟那大魔头掐过架？他那单薄身子，他能打得过武功高强的指挥使？！”

楚晗眼一横：“有胆你自己去问他？”

沈承鹤很诚实：“老子没胆。”

楚晗问小房同学：“三殿下，你那几罐金疮药，换肤露，生肌霜，借用一下？”

房千岁歪着头淡淡一笑，麻溜儿起身过来，顺势就把一整罐金疮药往沈公子那一段雪白皮肉上一倒，再顺手从怀里摸出一把龙腥草，往沈公子脑顶头发上一插，拢了个奔放的插花造型。

房三殿下一头长发轻轻挽在脑后，梳成一条长辮，也是洒脱出尘的英俊模样，傲慢地扭脸走人。

沈承鹤大叫：“姓房的你就这样，你就是嫉妒老子，你欺负老子……”

入夜，沈公子没有了青铜铠甲，不住喊冷，在毯子下抖如筛糠。

“我给你衣服，我不怕冷。”楚晗刚要把自己衣服脱下，房千岁一声不吭起身脱掉官服，劈头盖脸丢给沈公子，罩到沈公子头上。

沈承鹤脱险后终于放松，疲累交加，迅速打起震天的呼噜。房千岁坐到蒙古包角落里，把毛毯往头上一罩，再盘腿一坐，小孩儿似的把自己一裹。

楚晗问：“你冷吗？”

房千岁闭目养神：“不冷。”

楚晗：“不然……我给你焐焐手？”

房千岁冷哼一句：“不用，你给他焐手吧，甭管我。”

楚晗要是再听不出来就傻掉了，小房同学这是跟他甩尾巴尥蹶子呢。这头骄傲的孽畜每回不开心，就是使坏用阴招，这一路是第几回下手了？

他在幽幽灯火下四肢着地潜行，爬过去，笑着把扑倒蒙毯打坐的妖龙。

房千岁故意绷着脸，低声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楚晗说：“我冷。”

……

他们俩裹在一条毯子下。楚晗身上自带暖炉，房千岁早就迷恋这个温暖怀抱无法自拔，用力往楚晗怀里钻了钻，头深深埋进去。

就连凤飞鸾那个冷酷魔头都发现了这个秘密，凡间活人身上是暖的，尝过就撒不开手，小白龙也早就贪恋上这个怀抱……

黑暗中四目相对，房千岁突然问：“你寻找沈公子下落这么尽心竭力。你心里，他就这么重要？”

楚晗不假思索：“救他是责任本分。”

房千岁问：“如果是我丢了，你也这样找吗？”

楚晗反击道：“你能丢吗？你是那个战斗渣吗？需要我们一群这么高端的救援队过来捞你？”

房千岁认真地问：“我说如果，我这会儿真的掉到哪个界去了，遇到危险回不来，你会怎样？你管这个沈公子，还是管我死活？”

“别问这种假设性没意义的问题。”楚晗毫不留情喷道，“女孩家才这么胡搅蛮缠，三殿下，你不应该这样小气啊？你这就基本等同于问我，我爸、我爹、承鹤和你，四个人一起掉水里了，我先救哪个……幸亏你会水的淹不死你，答案是不救你，让你救其他三个，甭再问了！”

房千岁微微撇嘴，没讨到糖吃不开心。

楚晗有意回避这种问题。

他掌心缓缓发热，暖着小千岁潮湿寒凉的手脚，让怀中人天生冷血的身躯也染上他的温度。

他甚至很矛盾，潜意识里希望时间不要溜得这么快。找到七八九那三人之后，几位同伴断然不会滞留这里，就要回凡间界了……自己到那时是走是留？只是一瞬间的犹豫挣扎，就像要割他的心，挖他的肉。

小千岁如果丢了，找不到了，回不来了，他不得急疯了急傻了，不得一头撞破界墙次元壁上天入地找寻对方？在他心里，沈公子与小千岁都是他平生挚友，哪个都不能放手。

第五十五章 灵箭穿心

凌晨天刚蒙蒙亮，他们离开草原一路奔往附近山区，寻找隐蔽地带，以及可能从北面前来汇合的“白山教”部众。

北方天寒地冻，房三爷用羊毛围巾蒙住头脸和脖子，坐骑之上抵挡风沙。荒漠地

带没有大湖水源，皮囊里的饮水都要省喝俭用。楚晗知道昨晚没泡上热水澡可委屈小千岁了，这人一定很不舒服，急需一近芳泽。

他们来到一片避风的山冈上，树丛间，周围景致又有变化。这里植被茂盛造型奇绝，树木像是被来自地心深处与苍穹之上两种引力交互牵引，枝干扭着弯儿地盘旋生长，扭得比较纠结，最终像蛟龙之躯拧着刺向天空。林间枝繁叶茂，完全不像历经寒冬。

“神界风光真美啊……老子都有点儿舍不得走。”沈公子喃喃道。

“那就不要走了。”楚晗说。

“别！”沈公子抖一激灵，“这地方也就是个观光景点，老子看两天新鲜就够，这里风俗我不太适应！不留！”

沈承鹤从身后把脖子伸过来，端详楚少爷清冷的表情：“哎，其实是你舍不得走吧？”

楚晗懒得搭理：“没有。”

沈承鹤压低声音：“楚晗，听亲哥哥一句话，别犯傻。”

“那小白龙全家上下，还不知都是什么妖物，你别就这么对人家掏心掏肺一厢情愿着贴上去。等到了东三省，人家那疙瘩地盘上，可就不是你说了算！一大家子合伙就欺负你一人儿，到时候你就傻眼了我告儿你……”

楚晗打断这厮：“扯够了？扯完了自觉把嘴缝上。”

沈承鹤就是没完没了，“哎，老子最有经验了，你还别现在逞能！出门在外结交朋友，也得打听打听背景，知根知底儿……”

楚晗心里正烦这件事，特憋屈，怒道：“你又想穿越大黑洞了？能闭嘴吗？”

沈公子脑后恍惚一阵阴风。

好像被什么东西一撩，还挺疼。

他下意识就以为，房三儿又扇他后脑勺呢。地宫里就扇过他一次，他每次只要悄悄说姓房的坏话，那个睚眦必报的妖龙一定出手打击报复，一点儿都不大气不厚道。

“房……”

他回头，瞳膜大脸上罩过来的就是一副巨大的飞展而下的双翼，和一对刚猛凌厉的爪子。

偷袭毫无声息降临。

“啊！鸟鸟鸟鸟，大怪鸟！”

沈承鹤遇险大叫。

楚晗是坐在沈公子前面，这时也回头，大惊。他机敏地一把将同伴拽开，躲过